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五十三　　列傳三十一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鄭諸臣傳

潁考叔　公孫閼　瑕叔盈　公子閼　强鉏附

潁考叔者為潁谷封人莊公二十二年隐元年公既克弟大叔段于鄢遂寘公母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

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三十二年隱十一年公將伐許授兵于大宮穎考叔與公孫閼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閼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閼怒秋伐許傅于許穎考叔取公之旗蝥弧以先登閼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我師畢登遂

入許公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頴考叔者左傳

公孫閼瑕叔盈並鄭大夫閼字子都厲公時人有公子閼及强鉏黨祭仲厲公自櫟入治與于雍糾之亂者雍糾

祭仲殺閼刖强鉏見莊十六年或曰公子閼即公孫閼

原繁

原繁鄭公族也初事莊公莊公二十六年隱五年衛以燕師伐我繁及祭仲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公子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三十七年桓五年

王以諸侯伐我繁奉公為魚麗之陣戰于繻葛大敗王師四十三年桓十一年莊公薨昭公即位繁事昭公昭公奔衛事厲公厲公出奔蔡復事昭公昭公遇弒繁事子儀十四年莊十四年傅瑕弒子儀厲公入殺傅瑕使謂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位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

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左傳）

洩駕　良佐　洩堵寇

洩駕良佐並鄭大夫事莊公洩駕是為洩伯莊公二十六年（隱五年）駕敗燕師于北制二十八年（隱七年）我及陳平陳五父來涖盟及公盟歃如忘駕曰五父必不免不賴

盟矣良佐如陳涖盟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洩堵寇又名洩堵俞彌事文公為大夫文公三十三年僖十二年滑叛我而服于衛寇及公子士入滑滑聽命師還又即衛三十七年僖二十四年寇及公子士再伐滑左傳

按傳入滑者洩堵寇伐滑者洩堵俞彌同時同事當即是一人

文公時又有洩駕惡公子瑕者

按文公上距莊公九十年此洩駕當別是一人

鄭詹

鄭詹字叔詹為大夫事厲公厲公後三年（莊十七年）齊桓公始霸我不朝齊齊執詹夏詹自齊逃入魯復歸鄭（歸鄭事經傳不載）厲公薨事文公文公三十五年（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還過我入享于我享畢夜出文芊（文公夫人楚女也）送于軍取我二姬以歸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三十六年（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齊曹宋及鄭公不禮焉詹諫曰

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謂狐偃趙衰賈佗）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明年重耳入立七年及秦人圍我以我無禮于晉也（左傳）

孔叔

孔叔名未詳鄭大夫事文公文公時楚屢伐我齊輒救

之十六年（僖三年）楚又伐我公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十八年（僖五年）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之秋諸侯盟王召公曰吾撫女以楚晉（欲鄭不與齊盟）公喜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二十年（僖七年）齊伐我孔叔言于公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

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秋諸侯盟于甯母公使世子華聽命于會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請去之以為成管夷吾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左傳

論曰鄭之三良堵叔或即洩堵寇師叔或即孔叔與隨有季良楚屈瓛師虞有宮之奇晉疑假道良臣在而敵國懼信夫

皇武子　皇戌　皇耳

皇武子（名未詳）爲大夫事文公文公三十七年（僖二十四年）宋公如楚還入鄭公將享之問禮于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公從之享宋公有加禮文公薨事穆公初秦使杞子逢孫楊孫戍我穆公元年（僖三十三年）杞子使秦師襲我公使武子辭杞子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其後有皇戌者事襄公襄公八年（宣十二年）楚圍我我及楚平夏晋救我楚師既還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晋師在敖鄗之間我

使皇戌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及戰楚敗晉師于邲十七年成三年晉討邲之役會諸侯伐我我敗諸邱輿戌如楚獻捷十八年成四年襄公薨悼公即位我疆許田許敗我師公伐許旣而公與許男訟于楚戌攝公之辭楚不能決十九年成五年許復愬公于楚夏公如楚訟不勝楚執戌及公子發公歸遂叛楚戌子耳事簡公耳帥師侵衛衛獲耳于犬邱左傳

孔將鉏　佚宣多　石甲父

石首　石奚　唐苟　姚句耳附

孔將鉏石甲父佚宣多並鄭大夫也文公三十七年僖二十四年王子帶以狄師伐周王適鄭處于氾公與孔將鉏石甲父佚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初文公賤妾燕姞生公子蘭文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齊四十三年僖三十年蘭從晉文公伐我石甲父左傳于此作石癸蓋癸或其名而甲父其字也癸與甲父爲一人無疑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爲

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宫而立以為世子以與晉平石甲父之後有石首石奠石首事成公晉討公之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既而我及晉成既成復叛晉成公十年成十六年晉伐我我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救我過申句耳先歸公子騑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六月晉楚遇于鄢陵首御公唐苟為右及戰郤至從公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

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果敗績

臯字孟見襄二十二年為大宰事僖公僖公四年襄十一年晉悼公以諸侯再伐鄭公使臯及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六年襄十三年臯及良霄猶在楚臯言于楚囊瓦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卿謂良霄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

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左傳）

唐茍成公之右姚句耳鄭大夫也

申侯

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曰出）初事楚既而入鄭事厲公厲公薨事文公文公十七年（僖四年）齊伐楚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郯莒徐夷）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

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而伐陳十八年僖五年轅濤塗怨申侯之反己也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公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二十年僖七年齊伐我我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

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楚鬬穀於菟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左傳

論曰襄王在氾三子納君于禮鄢陵之役唐苟讓死以成令名子聞之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輕重之擇以道非死生之謂也

諸公子傳　公子曼伯　子元祝聃附　公子滿曼

公子伯廖附

曼伯子元二公子也（某公子未詳）曼伯即檀伯莊公二十六年（隱五年）戎侵衛衛以燕師伐我祭仲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曼伯子元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三十七年（桓五年）王以諸侯伐我公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

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蔡仲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我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厲公時曼伯為守櫟大夫

厲公四年桓十五年祭仲逐厲公明年厲公因櫟人殺曼伯而遂居櫟襄公時有公子曼滿曼滿與王子大夫伯廖

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義取

無德而豊其屋不過三歲必滅己弗過之矣間一歲國人殺曼滿左傳

公子語子人氏子人九

公子語字子人後遂為子人氏厲公之弟也厲公三年桓十四年公會魯侯于曹夏公使弟語如魯盟語之後曰子人九文公四十一年僖二十八年晉敗楚師于城濮文公懼使九行成于晉及晉盟左傳

世子華　公子臧

世子華公子臧並文公子陳嬀之所生也華爲世子文公二十年（僖七年）齊以我未服故諸侯盟于甯母公使子華聽命于會子華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孔氏孔叔洩氏或即洩堵寇子人氏或即子人九）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夷吾以不可且曰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齊侯辭焉華由是得罪暨子臧出奔宋二十九年（僖十六年）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盗殺子臧于陳宋之間

左傳

公子士　公子瑕　公子俞彌

公子士亦文公子江女之所生也文公三十三年（僖三十年）滑叛鄭而服于衛士及洩堵寇入滑滑聽命而又叛三十七年（僖二十四年）士再伐滑後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公子瑕公子俞彌亦文公子蘇女之所生也俞彌早卒瑕為洩駕所惡文公亦惡之瑕奔楚既而楚伐鄭將納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瑕車傾覆池水中）外僕

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歛而葬之鄶城之下左傳

公子去疾良氏此下穆十一族　公孫輒　良霄　良止

公子去疾又曰棄疾字子良後遂為良氏穆公之子也穆公薨世子夷即位是為靈公靈公元年宣四年公子歸生弑靈公國人立去疾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去疾去疾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順也若將亡之則亦皆

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襄公五年（宣九年）楚伐我晉救我公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去疾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明年我及楚平晉伐我取成而還冬楚伐我七年（宣十一年）楚復伐我及櫟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盟于辰陵既又徼事于晉八年（晉十二年）楚圍我克之公肉袒牽羊以逆楚許之平潘尫入盟去疾出質夏晉救我楚敗晉師于邲十年（宣十四年）晉伐我我

懼使公孫張(穆公孫)代去疾于楚以去疾為有禮也(有讓國之禮)十六年(成二年)去疾及魯侯諸侯之大夫盟于蜀十七年(成三年)去疾帥師伐許襄公薨事悼公悼公薨事成公悼公之立也從晉楚伐我晉救之及成公立二年(成七年)去疾相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左傳)

去疾卒子輒嗣輒字子耳為司空簡公二年(襄八年)輒及公子發侵蔡獲蔡公子燮冬楚伐我輒及公子發公子騑欲從楚乃及楚平三年(襄九年)晉以諸侯圍我我成冬

同盟于戲楚伐我我又及楚平四年襄十年 鄭及楚師伐宋師于訾毋圍宋門于桐門秋及楚師侵魯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侵宋北鄙冬十月尉止司臣堵女父子師僕殺輒及公子發公子騑左傳

輒子曰良霄字伯有簡公四年襄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使公孫舍之侵宋欲以致諸侯夏諸侯伐我我成同盟于亳及楚將伐我公又逆之伐宋秋諸侯復伐我我使霄及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六年襄十三年

楚歸胥十一年（襄十八年）胥從公會諸侯于魯濟同伐齊十九年（襄二十六年）胥會魯侯晉趙武宋向戌曹人于澶淵討衛疆戚田取懿氏六十（田六十井）以與孫林父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二十年（襄二十七年）胥會晉楚及諸侯之大夫于宋秋盟于宋既盟公享晉趙武于垂隴胥及公孫舍之六卿從趙武請皆賦以觀志胥賦鶉之奔奔武曰牀笫之言不履閾　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卒享趙武羊舌肸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

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脟曰然巳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二十一年襄二十八年魯侯如楚過鄭霄廷勞于黄崖不敬叔孫豹曰伯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霄使公孫黑如楚黑公子騑之子駟氏不可强使之黑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盟于伯有氏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公及大夫盟霄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其家臣謂霄爲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

布路而罷既而朝又將使黑如楚歸而飲酒黑伐而焚之霄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公及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霄聞國人之盟已也怒聞罕虎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頡子羽之孫馬師官名介甲也用襄庫之兵甲也以伐舊北門駟帶伐之霄死于羊肆僕展者鄭大夫從霄與之皆死馬師頡奔晉霄子曰良止霄既死國人相驚以良霄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魯昭公之六年二月

或夢霄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七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公孫僑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游吉問其故僑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吉曰公孫洩何為洩子孔之子言子孔不為厲立洩何為僑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以妖鬼立後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以解說民心也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僑適晉趙成問焉曰伯有能為鬼乎曰能人生始化曰魄

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左傳

始化謂有生之初

公子偃游氏　公孫蠆　游眅　游良　游吉

游楚　游速

公子偃字子游穆公之子游氏之始也襄公時我及楚平十七年成三年晉以諸侯伐我次于伯牛晉師遂東侵我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邱輿我如楚獻捷十九年成五年公及許男訟于楚不勝楚執我皇戌及公子發公歸使偃請成于晉許之二十年成六年偃相公如晉拜成左傳

偃卒子蠆嗣字子蟜初事僖公僖公遇弑簡公生五歲而立蠆備六卿事簡公簡公元年襄八年楚伐我蠆欲

待晉公子騑不可遂從楚二年襄九年晉以諸侯再伐我我及晉平楚伐我公子騑又將及楚平蟇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騑不可又及楚平三年襄十年尉止司臣子師僕亂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蟇帥國人攻殺尉止子師僕他盜奔宋蟇代公子發為司馬冬十月諸侯復伐我我及晉平師還楚救我諸侯之師復進與楚師夾潁而軍蟇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

之宵涉頳與楚人盟已而諸侯之師侵我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明年遂及晉平七年（襄十四年）蕢會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蕢謂衛北宮括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括說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衛逐其君獻公立公孫剽冬蕢會諸侯之大夫于戚謀定衛八年（襄十五年）晉悼公卒蕢送葬九年（襄十六年）諸侯會于溴梁蕢及諸侯之大夫盟夏蕢聞諸侯將伐許遂相公從諸侯伐許十一年（襄十八年）蕢從公

會諸侯伐齊十二年襄十九年夏四月薑卒赴于晉晉以其善于伐秦也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左傳

薑子眅嗣眅字子明眅子二長曰良次曰吉簡公十五年襄二十二年眅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眅殺之以其妻行于是公孫舍之廢游良而立吉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茍請舍子明之類謂眅有罪而良又不肖也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游吉遂嗣為卿游吉所謂子大叔也初事簡公

為卿又為令正主辭令之正見襄二十六年簡公十七年襄二十四年楚伐我諸侯救之晉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我我卜宛射犬吉宛射犬者鄭公孫也吉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謂卑下之不可與等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吉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骼躒坐射犬于門外既食而後食之射犬怒及楚師不告而馳之入壘又弗待而出既免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二

十一年襄二十八年公使吉如楚及漢楚人以公不親朝也還之曰宋之盟在襄二十七年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吉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

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吉歸復命告公孫舍之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秋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吉見衛大叔儀與之語大叔儀曰甚乎其城杞也

吉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杞夏後肆餘）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云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二十三年（襄三年）駟氏殺良霄于是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介副使也）而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帶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肹入盟大夫乃復歸二十五年（昭元年）公孫黑與游楚爭妻（事見公孫黑傳）楚擊黑以戈公孫僑為政將逐楚浴于吉吉曰吉不能亢身焉能

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遂放游楚于吳游楚者字子南穆公孫吉之從祖也夏公及大夫盟于公孫段氏吉及諸大夫私盟于薰隧爲游楚亂故也冬楚君郟敖卒靈王即位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公孫僑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僑曰不數年未能也二十七年昭三年吉如晉送少姜晉平

公妾之葬梁丙張趯（並晉大夫）見之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吉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言禮數如守適夫人）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火心星心

以季夏日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

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吉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

君子之後乎譏其不為晉諱也齊果繼室于晉秋罕虎如晉賀

夫人張趯使謂吉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

廬曰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吉曰吉賤不獲來

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張趯字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三

十二年昭八年晉虒祁宮成吉相公如晉賀晉史趙見吉

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吉曰若何弔也其

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三十三年（昭九年）吉及魯宋衛大夫會楚子于陳三十六年（昭十二年）簡公薨定公即位夏五月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吉使其除徒執用（用毀廟具）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公孫僑（僑即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塴下棺與窆同義）弗毀則日中而塴吉請毀之僑弗毀日中而葬定公元年（昭十三年）公會諸侯于平邱吉及公孫僑相僑以幄幕九張行吉以四

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及同盟于平邱令諸侯日中而除除地為壇僑命外僕速張于除吉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僑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六年昭十八年鄭災秋公孫僑為火故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吉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使衆鄉廟而立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言使衆南鄉廟而毀公孫僑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八年昭二十年公孫僑

有疾謂吉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吉為政不忍猛而寛國多盜殺人于萑苻之澤吉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十二年

昭二十四年 公如晉吉相之見晉士鞅時王子朝亂周王居狄泉鞅謂吉曰若王室何吉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

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鞅懼十三年昭二十五年晉會諸侯于黃父謀納王吉見晉趙鞅鞅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鞅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

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曰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六采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相次曰六色五章青與赤曰文赤與白曰章白與黑曰黼黑與青曰黻五色備曰繡以奉五色為九歌水火金木土穀曰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曰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八風八方之風東北曰條風又名融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又名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

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趙鞅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

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鞅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冬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于州屈城邱皇遷訾人焉還訾人于邱皇使熊相禖郭巢為巢築郭季然郭卷為卷築郭吉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不安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明年果卒十六年昭二十八年定公覺獻公即位獻公二年昭三十年晉頃公卒吉弔且送葬晉使士彌牟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僑送葬在襄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

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

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吉美秀而文鄭有馮簡子者能斷大事國有諸侯之事公孫僑與裨諶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吉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吉卒子速嗣獻公十年定六年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左傳

尚史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五十四
五

侍郎臣劉躍雲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五十四

列傳三十二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公子發（子國　國氏）　公孫僑　國參

公子發字子國穆公子國氏之始也穆公薨發事襄公襄公薨悼公即位元年（成五年）以我伐許故許怨公于楚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發及皇戌公遂叛楚與晉盟悼公薨成公即位成公三年（成九年）楚以重賂求我公會楚

公子成于鄧發復歸事成公發反國傳無之意或在是年十四年襄二年成公甍僖公少于是公子喜當國公子騑為政發為司馬僖公三年襄五年發聘于魯通嗣君也五年襄七年僖公甍簡公即位元年襄八年發侵蔡獲蔡公子燮三年襄十年尉氏司氏五族作亂殺發及公子騑公孫輒左傳

子僑嗣僑字子產又字子美簡公元年襄八年發侵蔡獲蔡公子燮國人皆喜唯僑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

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發怒之曰爾何知

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韓非子子產忠于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于人臣

而獨忠于主主聽與不聽未可知而女已離于羣臣

離于羣臣則必危非徒危巳又且危父矣

三年襄十年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五族亂殺發

及公子騑公孫輒騑之子公孫夏聞盜不儆而出尸而

追盜先臨尸而追賊盜入于北宫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

喪僑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叔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餘盜奔宋公子嘉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辟大夫諸司門于弗順將誅之僑止之請為之焚書嘉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僑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

後定五族之亂也公子嘉知之故不死又為政專國人患之十二年襄十九年殺嘉使公孫舍之當國公孫夏聽政立僑為少正十五年襄二十二年晉徵朝于我我使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是年冬楚伐鄭謂之申禮者飾辭也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

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即公孫蠆）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朝楚而曰觀釁亦飾辭也）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鄭使石㚟告捷于楚楚人執之云貳于楚者亦飾辭也）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

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呂氏春秋晉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子產在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十八年襄二十五年　公孫舍之及僑伐陳入之僑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

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刋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

捷不敢廢王命故也晉人不能詰乃受之十九年（襄二十六年）公賞入陳之功賜舍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僑再命之服先六邑僑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公孫舍之上卿公孫夏次卿良霄又次之僑故在四）且舍之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冬楚伐我國人將禦之僑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釁動畫貪言鄭之欲樂楚者皆釁勇貪禍之小人不可從也 公孫舍之說不禦寇明年晉楚果平諸侯盟于宋二十一年襄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公享之不敬僑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公孫黑即子晳駟氏將伐良霄即伯有大夫和之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僑相公以如

晉羊舌肸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肸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僑如陳涖盟歸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于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秋公孫黑以駟氏之甲伐良霄霄奔許人謂僑就直助彊僑

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言中立無所助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罕虎自止之僑入受盟于子皙氏公及大夫盟于大宮既而良霄入伐舊北門駟帶伐之皆召僑僑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言終無所與也良霄死僑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罕虎授僑政僑爲政有事公孫段賂與之邑游吉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僑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

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
吉曰若四國何僑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
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子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
既公孫段懼而歸邑卒與之二十四年襄三十一年公如晉
僑為相晉以魯襄公之喪故未之見僑使盡壞其館之
垣而納車馬焉士匄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
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
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

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宫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廏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宫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宫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士匄復命趙武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隷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匄謝不敏焉乃築諸侯之館羊舌肸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二十五年昭元

年公孫黑與游楚爭妻楚擊黑以戈大夫謀之僑曰直鈞游楚先聘楚直也楚用戈黑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楚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在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楚于吳秋晉侯有疾公使僑如

晉聘且問疾羊舌肸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僑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邱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晉地主祀參星參水星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晋星由是觀之
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
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
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
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
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
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
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

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壅氣止而不行閉氣塞而不通湫氣聚而不散底氣泄而不快露羸也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壹同四時也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晉侯

間之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三邑本鄭地國人懼僑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既而圍弒郟敖殺伯州犂二十六年昭二年公孫黑將作亂殺游氏僑數其三罪而殺之二十七年昭三年僑相公如楚楚子享之僑賦吉日既享僑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二十八年昭四年楚使如晉求諸侯欲尋會諸侯楚子問于僑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

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楚子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侵于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楚子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楚子使問禮于宋向戌及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戌善守先代僑善相

小國僑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僱畝而賦也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渾罕大夫以告僑曰何害茍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二十九年昭五年僑相公會晉侯于邢丘三十年昭六年鑄刑書晉羊舌肸遺僑書譏之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僑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

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恵三十一年昭七年僑

聘于晉晉侯有疾韓起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三

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

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

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

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起祀夏郊晉侯有

間賜僑莒之二方鼎

古文瑣語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于子

産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沈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廷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閒

三十五年昭十一年楚執蔡侯殺之而圍蔡晉為會于厥慭謀救蔡罕虎將行僑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

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王謂楚子

昭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歲十三年歲星周復于大梁

晉請蔡楚弗許卒滅之三十六年昭十二年簡公薨定公即位夏僑相公如晉五月葬簡公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堋同窆游吉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僑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

定公元年昭十三年公會諸侯同盟于平邱僑及游吉相及

盟僑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游吉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僑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四年（昭十六年）晉韓起來聘起有環其一在

鄭商起謁諸公僑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

游吉子羽亦穆公子名不載謂僑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

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

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

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僑曰吾非偷晉而有二

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

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

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死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起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起請諸僑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僑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

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言大國有所號令而共給無有藝法鄭雖為晉邊鄙之邑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起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及六卿餞起于郊起私覲于僑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

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六年（昭十八年）夏五月鄭災（僑救火及禱旱罷鬬事並見五行志）火之作也僑授兵登陴游吉曰晉無乃討乎僑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僑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為

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八年昭二十年僑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僑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游吉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僑乃問四國之為于揮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

子使斷之事成乃授游吉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
有敗事僑之為政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韓非子簡公謂子產曰國迫于荆晉之間城郭不完
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
矣守其內也已固矣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
又曰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
瑟不鳴寡人之事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

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于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尸子說苑畧同呂氏春秋子產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曰其聲懼凡人于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

國之得姦者多矣家語孔子曰子產者猶衆人之母

也能食之勿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

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說苑作景差

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

之左傳

僑子參字子思

史記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一年豎子為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不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按子產事簡公上距昭公殊遠又無徐摯其人不知史記何本

初事定公定公薨事獻公獻公四年昭三十二年參及諸侯

之大夫會于狄泉城成周獻公薨事聲公聲公十一年哀五年駟秦公子騑之後富而侈鄭人惡而殺之參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十三年哀七年宋圍曹參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救曹三十三年哀二十七年晉荀瑤伐我我請救于齊齊救之及濮雨不涉參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齊師出瑤乃還參卒謚曰桓左傳

公子喜 子罕 罕氏 公孫舍之 罕虎 罕嬰齊

罕達

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罕氏之始也喜為卿歷事襄公悼公悼公𡙡事成公晉以我之貳于楚也執公于銅鞮我立髠頑以為君成公四年成十年晉會諸侯伐我而將歸公喜賂晉以襄鍾公乃歸八年成十四年喜帥師伐許敗焉公復伐許入其郛十年成十六年喜伐宋宋敗喜于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我覆之敗諸汋陵十四年襄二年成

公薨僖公即位于是喜當國公無禮于大夫元年襄三年公如晉公子豐亦穆公子欲愬諸晉而廢之喜不可役卒過弑左傳

喜子二公孫舍之公孫鉏鉏為馬師氏見氏族志舍之字子展喜卒舍之嗣為卿簡公元年襄八年我侵蔡獻捷于衛邢邱之會楚伐我諸大夫欲從楚舍之欲待晉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邱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

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公子騑不可乃及楚平明年晉兩伐我我及晉平楚伐我我又及楚平三年襄十年楚及我伐宋衛救宋師于襄牛舍之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公子騑曰國病矣舍之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

皆以為然遂侵衛秋諸侯伐我我及晉平楚師至我又及楚平四年襄十一年我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舍之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説之使彊場之司惡于宋宋侵我大獲舍之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

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舍之遂侵宋夏諸侯伐我我成楚將伐我公復逆之伐宋秋諸侯悉師以復伐我我使告楚將復于晉乃與晉成晉趙武入盟公舍之出盟晉侯十一年襄十八年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楚聞之伐我于是公會諸侯伐齊嘉及舍之公孫夏守舍之夏知嘉之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信于城下而還十二年襄十九年舍之及公孫夏伐公子嘉殺之而分其室舍之當國夏聽政立公孫

僑為卿陳及楚伐我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我怨之十八年（襄二十五年）舍之及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入之舍之命師無入公宮與僑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賂以宗器陳侯免（免音問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舍之執縶而見（縶馬韁修臣僕之禮）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僑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冬舍之相公如晉拜陳之功十九年（襄二十六年）公賞入陳之功享舍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

邑賜僑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僑辭受三邑晉以孫林父故執衛侯秋公及齊侯為衛故如晉晉侯兼享之賦嘉樂國弱相齊侯賦蓼蕭舍之相公賦緇衣羊舌肸命晉侯拜稱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晉侯使肸告衛侯之罪國弱賦轡之柔矣逸詩舍之賦將仲子兮晉乃許歸衛侯肸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穆公十一子子然子巳士子孔三族巳亡子羽不為卿故為七穆

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靈王崩將葬公在楚上卿居

守舍之使印段（公子印孫）徃良霄（即伯有）曰弱不可舍之曰與其莫徃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段如周夏五月舍之卒（左傳）

子虎字子皮簡公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舍之卒虎嗣上卿為冢宰于是鄭饑而未及麥虎以舍之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民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公孫黑（即子晳駟氏）伐良霄（即伯有）霄奔許大夫聚謀虎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

亡者悔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公孫僑殯伯有氏之死者而出奔印段從之虎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虎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僑僑乃入既而良霄死僑葬之公孫黑欲攻僑虎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冬十月爲宋災故虎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虎授公孫僑政僑對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虎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能事大國乃寬二十四年襄三十一年虎欲使尹何爲邑公孫僑曰少未知可否虎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僑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

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虎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僑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虎以為忠故委政焉二

十五年（昭元年）虎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夏晉趙武魯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公兼享之禮終乃宴虎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武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虎及叔孫豹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二十七年（昭三年）晉逆齊女為夫人虎如晉賀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晉使羊舌肸對曰君若辱有寡君

在楚何害修宋盟也二十九年昭五年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嬰縣見之陳恒問其故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三十四年昭十年晉平公卒虎如晉會葬虎將以幣行公孫僑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虎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晉辭虎盡用其幣歸謂公孫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

欲而不能自克也三十五年昭十一年楚圍蔡虎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謀救蔡定公元年昭十三年秋虎卒公孫僑從公會平邱歸未至聞虎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左傳

子二嬰齊魋嬰齊字子蟜嬰齊嗣卿卒子達嗣達字子姚又曰子賸是為罕武子達事獻公聲公聲公六年定五年達帥師伐宋敗宋師于老邱晉范中行氏叛八年哀二年齊輸范氏粟達及駟弘送之晉趙鞅禦之戰于鐵我

師敗績達之嬖許瑕者求邑于達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十五年（哀九年）圍宋雍丘將以與許瑕宋皇瑗圍我師每日遷舍壘合我師哭達救之大敗宋取我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初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公孫僑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公子辰公子地之屬）自蕭來奔我為之城嵒戈錫十八年（哀十二年）宋向巢伐我圍嵒達救嵒圍宋師明年宋向魋救其師達使徇于師曰得桓魋者有賞魋

逃歸遂取宋師于喦以六邑為虛達卒謚曰武左傳

公子騑子駟 駟氏 公孫夏 駟帶 駟偃 駟絲 駟乞 駟顓 公孫黑鄭析駟印附

公子騑字子駟穆公之子駟氏之始也為鄭正卿弑僖公而立簡公事見逆臣傳騑子二公孫夏公孫黑夏字子西簡公三年襄十年盜殺騑夏嗣為卿八年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夏如晉奔喪十一年襄十八年公子喜將起楚師以去諸大夫于是公伐齊夏及公孫舍之守知嘉之謀完守

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還明年夏及舍之伐嘉救之舍之當國夏聽政為正卿十八年襄二十五年我伐陳入之冬夏復伐陳陳及我平十九年襄二十六年公如晉歸使夏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于戾使夏謝不敏左傳

夏子二駟帶駟乞

帶字子上夏之子也夏卒帶嗣為卿亦事簡公簡公二十三年襄三十年駟氏伐良霄霄自許復入伐舊北門帶率國人伐之霄死于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而奔晉帶

追之與之盟吉復歸三十年昭六年二月或夢良霄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壬子帶固卒左傳

偃字子游帶之子也帶卒偃嗣為卿事定公定公四年昭十六年晉韓起來聘六卿餞起于郊起請皆賦以知鄭志罕嬰齊賦野有蔓草起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公孫僑賦鄭之羔裘起曰起不堪也游吉賦褰裳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游吉拜起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偃賦風雨豐施賦有女同車印癸賦蘀

兮起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
也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僑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敢不拜德七年（昭十九年）偃卒偃娶于晉大夫生絲絲弱其
父兄立駟乞駟乞者帶之弟偃之叔父也公孫僑惜其
為人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懼也）他日絲以告
其舅晉使以幣來問乞立故駟氏懼乞欲逃僑弗遣請
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僑不謀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

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不敢知其誰實知之乎邱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乙字子瑕乙之子曰駟顓顓字子然獻公十二年定八年顓嗣游吉爲政明年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析亦

鄭大夫改所鑄舊制不受君命私造刑法書于竹簡君子謂𩔖于是不忠用其道而不恤其人無以勸能矣左傳

吕氏春秋鄭國多相懸以書者子產令無懸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子產于是殺鄧析而民心乃服列子鄧析操

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數難子產之治子產誅之　二說與傳異漢書名家鄧析二篇　說膚近無大奇

公孫黑字子皙公子騑之次子也爲行人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簡公八年襄十五年我納賂于宋以求之以黑爲質未盡歸之二十二年哀二十九年良霄使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良霄曰世行也言黑世爲行人黑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良霄將強使之黑

怒將伐胥大夫和之盟于伯有氏即良霄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公及大夫盟駟良爭故秋良霄又將使黑如楚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霄奔許徐吾犯大夫之妹美二十五年昭元年公孫楚即游楚子南氏聘之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公孫僑僑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黑盛飾入布幣而出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遂適楚黑怒既而櫜甲以見

楚欲殺之而取其妻楚知之執戈逐之及衢擊之以戈黑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謀之公孫僑曰直鈞謂先聘楚直楚用戈黑直也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逐楚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

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莊于吳夏五月公及大夫盟罕虎公孫僑公叔段游吉駟帶印段私盟于薰隧黑彊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公孫僑弗討十六年（昭二年）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黑之族）與諸大夫欲殺之公孫僑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僑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黑請以印黑之子爲褚師市官僑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黑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左傳駟印事無所見

公子印印氏　公孫黑肱子長　印段子石

公子印名不載亦穆公子印印氏之先也歷事靈襄悼成

四公成七年成十三年為公子班所殺事見班傳子印子曰公孫黑肱黑肱字子張又曰伯張初事襄公襄公從楚郟之役使公子去疾為質于楚襄公十年宣十年晉伐我公懼使黑肱代去疾于楚最後事簡公為卿簡公十一年襄十八年黑肱從公會伐齊十五年襄二十二年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

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秋九月黑肱卒印段嗣（左傳）

段字子石黑肱之子也嗣為卿事簡公簡公二十年（襄二十七年）六卿從公享晉趙武于垂隴趙武請賦以覯志公孫舍之（子展）賦草蟲武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也良霄（伯有）賦鶉之賁賁武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公孫夏（子西）賦黍苗之四章武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公孫僑（子産）賦隰桑武曰請受其卒

章游吉子大叔賦野有蔓草武曰吾子之惠也段賦蟋蟀武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子石公孫賦桑扈武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卒享武告羊舌肸曰伯有將爲戮矣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靈王崩段如周會葬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公孫黑伐良霄公孫僑出奔段從之罕虎自止之僑及段入皆受

盟于子晳氏二十四年襄三十一年公如晉罕虎使段如楚以適晉告二十六年昭二年晉少姜卒段如晉弔左傳段卒子癸嗣卿癸字子柳事定公

公子豐　豐氏　公孫段子石　豐施子旗

公子豐名未詳穆公子豐氏之先也僖公之為大子也與子豐適楚不禮焉及僖公即位元年襄三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公子喜止之後卒遇弒子豐卒子公孫段嗣段字子石又曰伯石事簡公簡公二十六年襄二

十九年段會諸侯之大夫城杞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公孫僑為政有事于段賂與之邑既而段懼而歸邑卒與之良霄死使大史命段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公孫僑惡之使次僑位二十五年昭元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于段將以衆逆僑患之使辭焉楚知有備乃逆而出二十七年昭三年公如晉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段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叚子豐施施字子旗三十一年昭七年段卒施嗣為卿公孫僑為施歸州田于韓起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君私致諸子起辭僑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施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封氏也敢以為請韓起受

之左傳

公子嘉子孔　孔氏　公孫洩　孔張

公子嘉字子孔穆公妾宋子之所生孔氏之先也嘉歷事五公靈襄悼成僖及簡公之立也少故公子騑當國公子發為司馬公孫輒為司空嘉為司徒簡公元年襄八年楚伐我嘉欲待晉公子騑欲從楚遂及楚平明年晉會諸侯伐我我成嘉從公及諸侯同盟于戲晉人不能得志于我冬復伐我次于陰口嘉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

有歸志必大克之公孫舍之不可晉師還楚又伐我我

又及楚平三年（襄十年）尉氏司氏作亂攻執政于西宮之

朝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嘉知之故不死遂代騑當

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言各示職位以受執政之法）大夫諸司門

子弗順將誅之公孫僑止之且請焚書焚書而後衆乃

定十一年（襄十八年）嘉又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

去之使告楚令尹午楚師起直公伐齊嘉及公孫舍之

公孫夏守二卿知嘉之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

師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嘉為政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嘉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公子然子）子良（士子孔子）氏之甲守公孫舍之公孫夏率國人伐之殺嘉而分其室子革子良出奔楚子（公孫洩三十一年）（昭七年）

公孫僑立洩嗣嘉後（左傳）

孔張嘉之孫蓋洩之子也為大夫事定公定公四年（昭十六年）晉韓起來聘公享之公孫僑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

縣間（樂肆之縣間）容從而笑之事畢富子（大夫名不載）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公孫僑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賦于軍喪祭有

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左傳

公子鮲鮲氏 鮲丹 鬷蔑鮲明

公子鮲名未詳亦宋子所生鮲氏之先也晉人執成公我立大子髡頑成公四年成十年晉伐我而歸公以求成子鮲及晉盟于修澤成公歸十三年襄元年晉會諸侯伐我楚救我侵宋呂留子鮲侵宋取犬邱成公薨事僖公僖

公四年襄六年子然卒左傳

子然丹字子革鄭殺公子嘉然丹奔楚見楚傳鬷蔑即然明明其字也盖子然之後所出未詳事簡公簡公十九年

襄二十六年晉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曰敢問降階何由揮不能對歸以語蔑蔑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明年程鄭卒

公孫僑始知蔑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烏雀也僑喜以語游吉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游吉問政于公孫僑僑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二十四年襄三十一年國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蔑謂公孫僑曰毀鄉校何如僑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
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
如吾聞而藥之也蔑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
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蔑貌惡晉羊舌肸嘗適鄭蔑欲觀肸從使之收器者而
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肸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
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
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

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今夫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左傳）

士子孔（子孔氏）　子良

士子孔（名未詳）穆公妾圭嬀之所生子孔氏之先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宋子生公子嘉及子然故士子孔亦相親簡公元年（襄八年）士子孔卒士子孔子曰子良（名未詳）子然子曰然丹（即子革）公子嘉實相子良然丹之室三室如一及國人殺嘉子良然丹奔楚（左傳）

公子羽 羽氏 羽頡

公子羽名未詳穆公子羽氏之先也成公七年成十三年為公子班所殺事見班傳子羽孫曰羽頡為馬師與良霄比公孫黑伐良霄霄奔許既而自墓門之瀆入因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良霄死頡出奔晉為任大夫先是鄭有樂成者于雍澤之會奔楚遂適晉故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武言伐鄭之說武以宋之盟故不可左傳頡既出奔羽氏之族遂絕

論曰鄭穆十一子二子孔子然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曰七穆余序列七穆次以四子所以昭有德理亂緒也至若子孔之始比盜而終合楚迹其所懷務專而已身以是敗且沈三族雅有之受爵不讓至于巳死亡又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